

歷代通鑑輯臨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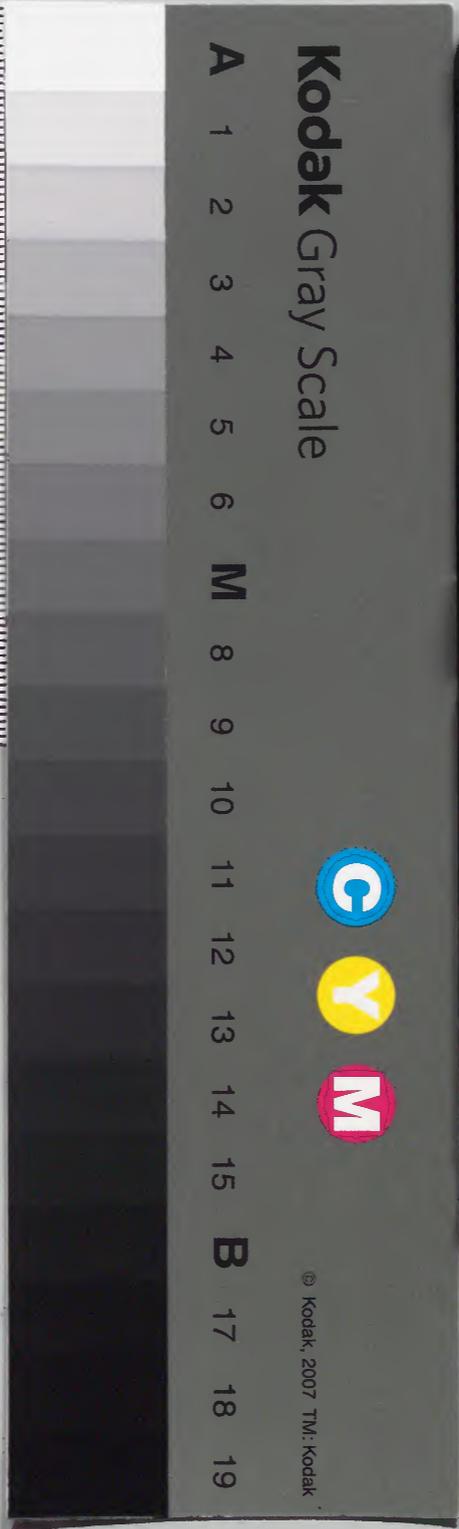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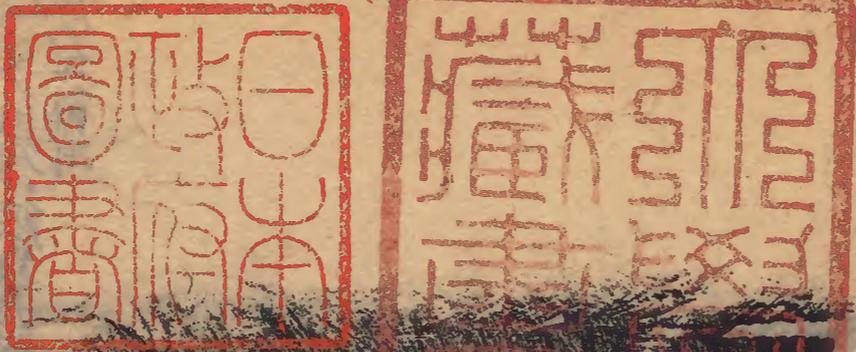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七	八	三
一	〇	三	號
七	八	函	類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八		七	書
五	七	八	冊
函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93	
冊數	79	(25)	
函號	285	17	

四十三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三

南北朝

漢書文庫

辛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恭春二月魏爾朱世隆廢其

亥晉泰元年廢帝明中興元年主聘而立廣陵王恭廣陵王羽之子是為節閔帝

初魏廣陵王恭以元叉擅權託稱瘖疾居于龍華佛寺

無所交通至是爾朱世隆兄弟以魏主聘疎遠無人望

密謀更立近親郎中薛孝通字士達汾陰人總之子說爾朱天光

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

以為主夫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彥伯榮從弟潛往脅之

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聘而立之邢邵字

才巒為救文叙敬宗西魏大昌中追諡子攸枉殺爾朱

南北朝

邪邪殺敬宗柱殺爾朱榮
稱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
強記文出爲之紙貴者正
虛車之飾耳

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疆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
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取筆自作赦文。魏主閉口八年。
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初，爾朱榮以高敖曹

即高昂。後入洛。敖曹爲榮所執。事具前。

敖曹

兄乾亦自東冀州

乾父翼前聚衆河濟間。魏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

馳至。及榮

死，魏敬宗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集

鄉里爲形援。

敬宗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

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

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俄而敬宗遇害，劉靈助反

于幽州。

靈助推箕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聲言爲敬宗復讐。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

及是爾

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收乾兄

弟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

字祖裔。等獲信

都殺白鷄，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

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

之，爲敖曹所敗。

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

時高歡屯壺關，聲言

討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

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

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于滏

口。

注見前。

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日有知，莫不思

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疆之徒

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

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

李元忠靈之曾孫復勸歡就乾元忠先為南趙郡太守好酒
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已見乾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
爭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
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
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
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
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
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
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
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莫
兄弟必為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
定自當弭服矣歡急
握元忠手而謝焉于是歡帥眾至信都隆之乾納之
 時敖曹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裘歡使子
 澄字子惠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初乾之舉兵也
度靈助自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已而魏
都督侯淵討靈助斬之函首入定州果如其期
 魏封其故主暉為市海王

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克世隆居
 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為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
 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于河人畏之如豺虎由
 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疆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

魏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為東道大行臺冀
 州刺史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諡昭明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
 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愠不形

高歡魏已成屋大之勢
 然時君有以致之使然
 耳徵之不至遊野已彰
 授以重爵雖出干無可奈
 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
 拔岳宇文泰等從而發先
 魏于是高爛而不可救藥
 矣

儲地身嫌疑廢跡涉
平昭明讀書好古奈何
不以景太子事為鑒雖云
小人構然亦有以自取
之矣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
于理未為不順而朝野嗟
嘆屬意統子宏正泰記簡
文執魚臧已事為例徒高
遜讓之名而不顧祖之
素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
武門劉三善一言令太孫
主器以致諸王不遜禍釀
燕藩迂儒誤人家國大率
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
封統子以慰眾心是誠何
為者耶

于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
左右周行問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
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
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畫及卒朝野惋愕
五月梁立子綱即簡文帝為太子六月封孫歡字孟孫為豫章王
譽字重孫為河東王即後梁宣帝皆故太子統子為岳陽王

梁昭明太子既卒其長子華容公歡梁主欲立為嗣以
衙太子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初昭明太子葬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
長子請厭之乃為蟻鴆及諸物理于墓側官監鮑邈之
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啟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
主遣檢掘果得鴆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已而
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及卒不能自明已而
立太子母弟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

周宏正字思行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
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宋子魚之義執子臧曹子臧之
節綱不能從綱以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
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
摛商較縱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
親曰徐叟漸來見逼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
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真欲之乃曰新安大好
山水遂出為郡徐摛字士尋梁主以人言不息封歡
秀東海郡人新安注見前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
討爾朱氏斛律金斛律本敕勒部因以為庫狄干庫狄
西禪之後避難與婁昭字菩薩平城段榮皆勸成之歡
改姓于善無人歡妻弟

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
 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即稽胡劉淵乃發萬
 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
 郊雪涕執別眾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
 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
 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
 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
 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
 無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
 笑眾皆頓頽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
 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

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王因斬之持首謁歡歡
 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
 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章武王融之子是為廢帝自為丞
 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注見前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之
 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眾
 將沮歡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
 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聞云世隆兄弟謀
 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

得衆人之死得天下之心
段韶二語可謂達于事理
高歡惟以衆論強弱不
復知順逆大經者固其素
志願爾爾朱相似故自生
猶豫耳

不進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
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先是歡欲與兆戰而畏其衆彊
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
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
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
日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
意安有不從者哉已而歡果破兆遂進攻鄴段韶字
孝先榮之子

魏南兗州魏置治譙城人執刺史劉世明字伯楚以降于

梁梁遣歸魏

魏南兗州民劫刺史舉州降梁梁以世明爲征西大將
軍不受固請北歸比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
而卒

任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
興二年孝武帝修承熙元年

德爲臨賀王

正德自結于朱异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字遵彥爲行臺右丞

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洛

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復誣奏楊

氏謀反盡滅其族楊氏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及是族無少長皆被殺

唯津子愔適出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爲言

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爲行臺郎中至是歡攻克

相州刺史劉誨嬰城固守歡爲地道以愔爲行臺右丞

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諮議參軍崔陵子

儒逞之
五世孫

智切舉。幼不愧能于其職。撫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習其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攝禍相尋。其簡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二月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梁主第六子。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綸為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皆閉。少府丞何智通啓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免為庶人。鎋之三句。既而復之。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劉友益曰。書魏主朗之為君。將以正罪歡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論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斛斯復姓。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欲圖爾朱氏。因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

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于是天光自長安兆

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眾號二十

萬。夾洹水。注見前。而軍。高歡出頓紫陌。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水經注。石地。

建武中。造紫陌。浮橋于漳水上。即此。高敖曹以其部曲從。敖曹所將皆漢兵。歡恐不足集。

事。欲割鮮卑于人。雜之。敖曹曰。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時歡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山名。在彰德府安陽縣東北。

為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柱殺天柱。我報讐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

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歡弟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高岳。字洪略。歡從父弟。兆等大敗。

曹以千騎橫擊之。高岳。字洪略。歡從父弟。兆等大敗。

賀拔勝于陣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遂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字景宣同勞歡，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侯景降于鄴，仲遠奔梁。仲遠兄彥伯，與世隆同時俱斬。世隆弟弼，為其帳下馬紹隆所殺。天光弟顯壽，鎮長安。雍州刺史賀拔岳襲殺之。天光、度律、高歡自鄴，送于洛陽，斬首都市。仲遠後死于江南。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廣平王懷之子，是為孝武帝。自為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疎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儁魏西方其連氏後改

綦氏，儁字擲，顯本代人，後居洛陽。考通鑑，綦作綦母，今依魏書。北史稱恭賢明宜主社

稷，歡將從之。崔陵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

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歡

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臨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太原人，見修，修曰：

爾宋逆惡貫盈不可更僕
數魏攻所謂路登羣孤貪
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
李延壽請收得爾朱氏金

作佳傳事雖真須有筆
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
其辭者正復不少

歡之跋扈已有形迹然魏
之君臣未能計操刀之割
而機事不密早釀禍端此
與明建文帝策方諸皆所
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

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

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修即位

舊制以黑氍蒙七人歡居其一修以歡為大丞相天柱

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為行臺尚書參知軍國歡欲徵

為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曰歡方內撫

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公

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

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岳曰君言是也乃不就徵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為安定王

魏主修弒其故主恭後西魏追諡為節閔

恭有德望魏主醜之于門下外省葬用殊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爾朱兆軍于武鄉注見前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

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兆至秀

險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明年正月

歡乘其歲首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驚走泰追破之

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

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暕十二月復殺汝

南王悅

先是高歡既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召汝南王悅

于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魏主以悅為大司馬至是魏主以悅屬

近地尊遂殺之

癸梁中大通五年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荊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京兆王愉之子將軍元

毗字休爾常山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

刺史直督晉陽

南北朝

也

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
 出其弟勝為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
 解侍中魏主既貳于歡冀乾為已用常與共立盟約乾
 不之知時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及是乾謂所親曰
 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人往來關中又賀賀拔
 兄弟相近偏難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請并
 州乾因勸歡受魏禪歡掩其口曰勿妄言遂屢表乾
 使復為侍中魏主不許乾知變將起求為徐州從之
 二月阿至羅高車別種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嘗稱藩內附自中原多事遂叛高
 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寇賊平罷行
 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歡賚之
 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
 用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歡曹奔晉陽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豈與朕

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啟論時事者封

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弟敖曹及仲密名慎以俱奔

晉陽魏主既賜乾死復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救長

士執紹業于路得救書于袍領遂奔晉陽歡抱其首哭

曰天子枉害司空遠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

仲密在光州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弟兒

相及乃敝衣推鹿車亦奔于歡白是魏主與歡遂有隙

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為刺史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子長明河詣晉陽高歡與景

鄙人殺其長吏天下所當
 共謀豈可以鄰國而華公
 惡或因其納地歸降從而
 撫綏足矣即以其官官之
 獎惡賞亂不可為訓

魏書卷之四十三

歃盟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奸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代北別部後遂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斛拔氏代北複姓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魏南方諸姓各擁部眾，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眾，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時彌俄突來降，岳以夏州邊地要重，欲求良刺史，眾舉宇文泰。岳曰：左亦

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伊利及費也頭，方侯受洛于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于岳，惟曹泥附歡。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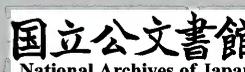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迮戍。在襄陽縣西扇動

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字世訢，梁主第五子屢為所敗，漢南震駭。

城邑多陷，于是河北盪為邱墟。

甲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寅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春正月，魏高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利不從，擊之于河西，擒之，遷其部落于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岳軍討悅誅之。遂以泰為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

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

使都督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

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

聽。至是岳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

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在今平涼府莊浪縣

南岳眾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今宇文夏州英畧

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盛

人。本姓赫連。其曾祖因避難改姓杜。請輕騎告哀。且迎

之。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大中大夫韓褒字宏

業。潁川人。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眾欲暫留以觀變。泰曰：悅

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

能為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因與諸將共盟討悅。輕騎

赴平涼。既至。哭岳哀慟。將士悲喜。先是高歡使侯景招

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

我猶箭耳。惟人所射。遂還。及泰至平涼。歡復使景與張

華原。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華原不屈。乃遣之。基

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

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遣元毗慰勞

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肯應。召泰

因毗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上谷昌平人。等令臣權

掌軍事。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

卒多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使就泰。李虎，西涼王歆之元孫，唐高祖之祖。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社稷。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讐，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初，魏之亂也，故氏王楊紹先逃歸武興，復稱王。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泰合李弼鎮原州，拔也惡氐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之粟給軍，紹先懼，遂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

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拔也，代北高複姓。惡氐名。可朱渾，代北三字姓。元字道元，遼東人。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善通，安定人。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六月，魏高歡舉兵。及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字暉之。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

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鷲，字孔雀，高涼王孤六世孫。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字安寶，中山上曲陽人。奪其管鑰。

建州魏置今山西澤州府是刺史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濟州刺史蔡儁

廣寧石門人。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

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代梁發河南兵詣洛

陽。魏主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贊拔勝有異志。故假南征

潛為之備。王宜近為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

萬。自河東渡文遣庫狄干等自來。遼津渡。雙昭等討荆

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

變。乃止歡軍。歡亦表云。臣為嬖倖所間。一旦受疑。陛下

若垂信赤心。願賜對量。遂合廢出。魏主以源子恭守陽

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蔡儁不

受代。魏主愈怒。乃為救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

取懦弱者為主。無庸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曰。是王聞勳人。豈出佞臣之

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改云。西去

而四道俱進。南渡洛陽。東臨江左。聞者寧能不疑。王若

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拳。而爭死。假令還為

王殺。幽辱塗粉。了無遺憾。來遼津。胡三省注。在平城

之西。自此渡河至夏州。陽胡。即陽壺城。在今山西

絳州垣曲縣地。近河。峭谷之北岸也。石濟。注見前。

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財武之地。

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

深然之。遣侍郎柳慶字更興。河東解人。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

輿。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

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

見其可。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思政問以。西巡之

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極難欲

投之。恐無異避湯人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

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禍。且至關右。徐思其

邛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兼僕射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以宇文泰為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為名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恒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于邯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字崇仁華陰人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人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

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并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字賢和隴西成紀人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字子爽安樂正鑿之弟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于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給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竇廣陽王湛深之以五千騎宿于瀍西眾知魏主將西亡者過牛竇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魏諸部內入諸姓有獨孤氏信雲中人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輕騎追魏主不及魏主糗糲乏絕惟飲湖水

北魏書卷之三十三 南北朝

行其善政而遷邈宋公
應德言而舍徙彼侯國尚

能以修首感麟祥別梁王
固儼然雨朝主乎顧乃跪
足下殿如術士厭禳醜態
且聞魏奔而喪語解嘲陋
已甚矣

至稠桑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稠桑驛名
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即春秋桑田也毛鴻賓北地三原
人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

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
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

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
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于東陽驛

在今西安府渭南縣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
東以近東陽谷改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

掌機事以毛遐字鴻遠周惠達字懷文章為之時軍國
草創一人積糧儲治器械間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

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問魏王西奔慚曰彼亦應天

象耶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迎魏主至恒農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賀

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魏郡隋改曰內鄉今閩

歡已屯華陰遂還先是魏主將發洛陽召勝赴行在所

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于梁

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及是勝將還行臺左丞

崔士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

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

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

及勝不能用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崔士謙安平人

昌今汝寧府確山縣是又置東荊州于比陽今

南陽府泌陽縣是馮智舒以三荆為三楚非是

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乃東還遣侯景

向荆州遇勝。景逆擊之。勝敗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為東魏。孝靜帝。

歡還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乃

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

蹕。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

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一魏於是始分為二。考魏自

奔。于是有東魏西魏之稱。綱目于在西者。提綱仍書魏。以魏統相承也。惟高歡所立。乃加東字以別。今依之。

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

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

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書下三日。車

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

陽。以僕射司馬子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

朝政。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時童謠

青雀子。飛去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謂魏主清河王。鸚鵡謂歡也。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毒弒其君修。

魏主閏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

王寶炬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遂

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遙園宴。阿至羅使夜還

飲酒。遇醜而殂。殞於佛寺。諡曰孝武。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

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都督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信為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恒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浙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後信謂其眾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本華陰人家于武川隋文帝之父叱門者曰大軍已至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乙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

卯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王寶炬是為文帝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孝武帝濮陽之兄子

王順常山王素之孫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

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冲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

乃立南陽王寶炬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

泰固讓王爵及錄尚書魏主許之乃改封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其先吐谷渾渠帥歸魏為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妬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胡即步落稽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在今朔平府左

雲縣明于此邊境歲被其寇謂之胡荒至是歡襲擊大

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作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

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行臺左丞

綽先為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

于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已而泰與僕射周惠達論

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

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

有王佐才乃擢綽為著作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

漁行至漢故倉池在西安府長安故城內顧問左右莫

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

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問

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

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

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

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戶籍

戶口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自加柱國

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位在丞相上

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為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加柱國者泰及李虎

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元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大統中紹封侯

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

魏閭內都督趙剛字僧慶洛陽人以東荊州歸于魏

先是趙剛以東荊州兵西赴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剛奉密敕召東荊

州刺史馮景昭入援兵未及發而孝武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謂

景昭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遂帥眾而西會高歡遣侯景

向荊州州民楊祖歡起兵應景邀剛于路刺史馮景昭

戰敗剛沒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

李愨趙郡人勸令附魏愨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

以為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

剛往請之勝與信等在梁梁主待之甚厚剛再至魏與

勝等還魏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

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歡次子即北齊文宣帝為太原公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

薛琚字曇珍代人曰此兒識慮過吾洋幼時歡嘗欲觀諸子

抽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欲

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眾與格攻者免曹言情洋

較改更張語更明快其
識慮誠有過人處

擒以

丙辰二年東魏天平三年魏大統春正月東魏高歡襲魏夏州在見

取之魏靈涼州靈州魏孝昌中置今屬甘肅寧夏府涼州注見前亦叛附於東魏

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

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

留都督張瓊字德連代人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翔

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字豐生普樂人復叛降東魏

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阿至羅發騎三

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

遺尸五千以歸

京畿大都督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凝

滯中外震肅引崔暹為左丞親任之初澄通于歡妾一

幽之妻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

寵生子淑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入見為

不知者請見妻妃歡告其故子如曰如是王結髮婦王

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如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

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妻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

子如草芥况婢言不足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

盡反其辭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為功曹

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謂能闇中書字快吏

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名隱以字行南陽宛人同知機密而元康

子如論妻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弘景知時不可為自認方
外雖勝夷甫平叔一格然
究其節概不過與唐武攸
緒同耳胡寅責其無
一言以省帝心故非詩論

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卒。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即句曲山

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南漢茅盈與其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梁主早與之遊及

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

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及是卒諡貞白先生弘景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時士大夫競論元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夷甫晉王衍字平叔晉何晏字

夏四月梁以江子四濟陽考城人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

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

括速以啟聞。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月

東魏及梁平魏大饑。

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丁梁大同三年魏大統巳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

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此魏太和中所置之洛州治上洛今

陝西商州是執其刺史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

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

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出

軍廣陽魏縣屬馮翊郡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

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還長安，問計于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泰擒則歡勢自阻，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是吾心也。遂從之。宇高歡撤浮文深，字奴干，小關在潼關左。今日禁峪口。

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軍沒而還。敖曹以企及元禮日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遂屬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企尋卒于鄴。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字虔和，平之孫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邪？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視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秋八月，梁修長干塔。今江寧府城南有大報恩寺，塔高百餘丈，即古長干寺塔也。宋明皆重修。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俊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隴德齊苟延歲月遇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寺前大道。即古長干里。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魏書釋老志。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置寶瓶。募建宮宇。謂為塔。塔猶言宗廟也。子後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

字世詢。梁主第八子。為益州刺史。

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渭曲。

渭水之曲。在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東南。即大敗之。

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

關名。在同州府朝邑縣東。即古臨晉關也。今日大慶關。

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

此西洛也。軍註見前。

于許原西。

先是長史薛叔言于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昌死。入陝州欲收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

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民自餓死。實拒。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歡不從。及濟河。至馬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止。許原。即商原。在大荔縣北。水經注。洛水南逕商原。西洛謂許原也。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

在今大荔縣東。與朝邑縣接界。地宜畜牧。唐于此置監。

距東魏軍六十里時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耻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穎昌公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達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奚武字成興代人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掩戈干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

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字顯慶賢之弟曰高歡破膽矣遠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于戰所人種

柳一椽以旌武功侯景言于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勞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

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叵費退保洛陽

魏宇文泰伐東魏東魏秦州魏置秦州于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是降泰遂

略定汾絳一州名汾東魏之南汾州治定陽今山西吉州是絳魏曰東雍州後周更名今山西絳州是

進取洛陽豫州此魏之北豫州治虎牢今河南開封府是穎梁廣陽等州魏州治頰陰今河南許州是梁州治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是

廣州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是陽州治宜陽今河南府宜

陽縣是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越洛陽李顯趣三荆賀拔

勝李弼圍蒲坂東魏秦州別駕薛善字仲良汾陰人聰弟子開門

薛善斬關納師視崇禮之
為歎固守者相去奚啻霄
壤且知歸順為臣子常節
堅辭五等之封在濁世尤
為儼

納魏軍刺史薛崇禮善族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

蒲坂略定汾絳先是崇禮固守蒲坂善謂曰高歡有逐

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

今大軍已臨而猶為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為逆

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欵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

族人斬關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

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昔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

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獨孤信至新安漢縣魏置郡今

辭不受薛慎字佛護獨孤信至新安為縣屬河南府

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東魏改司州為洛

刺史廣陽王淇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

若統魏內人諸姓有舉城降魏梁州梁陽廣州皆降十

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

字永貴救之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

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

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又大敗之東魏將是云

寶是云代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寬名叔裕

北復姓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寬以字行

京北杜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人于魏明

陵人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人于魏年

二月東魏遣賀拔仁侯景復取南汾潁

豫廣四州賀拔仁字天惠善無人

戊梁大同四年魏大統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二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為后

初柔然頭兵可汗事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魏

淳于覃親寵任事使典文翰及是數為邊患魏宇文泰

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字

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柔然

營幕

南北朝

戶席皆東向。字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使南面。我自東向。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

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為前

驅。至穀城。漢縣。晉省。故城在今洛陽縣。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

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太安狄那人。請擊之。進遇李弼。敗死

泰進軍。灑東。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為

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驚逸。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

李穆以策扶泰。罵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捨之。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軍復振。籠東

推敗披靡之貌。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見楊侗。荀子注。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

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

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歡從祖。兄子。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

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

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

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本名雋。雅之子。守金

墉。王思政舉。稍陷陳。被創悶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

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

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

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

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

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

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因以王思政為東道

行臺。使鎮恒農。蔡祐高平人。承先其字也。

魏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

魏之東伐也。關中畱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輔魏太子鈇，出次渭北，關中大擾。于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魏主畱止閿鄉，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喜，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字菩薩，泰兄子。襲咸陽，斬思慶，禽伏德，渡渭與泰會，遂攻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攻金墉，魏師走。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歡自晉陽將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自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歡毀金墉而還。范陽盧中禮及弟

景裕

字仲儒，同兄子。

起兵應魏，東魏都督賀拔仁擊仲禮等平之。

景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是冬

魏遣是云寶復襲洛陽，趙剛襲廣州，皆拔之。于是自襄

魏襄州治北南陽，今南陽府裕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東魏禁擅立寺。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三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詔長吏擅立寺者，計庸用也。以枉法論。

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壁。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南，後周于此置勳州，隋廢。

徙鎮之。

資勞以馭中材援摺以優賢
傷白是吉全通議然
雖改停年仍不出妙選
引致而已適足使標榜干
進者得志何異揚湯止沸
耶

東魏將段琛字懷寶代人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

章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道歸欵之意使謀遺

之琛營琛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禽之崱澗遂清

于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後高歡侵魏人自汾

絳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圍之九日遇大雪士卒多死乃解圍去事在魏大統八年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

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

致門下與之遊宴

已梁大同五年魏天統未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為尚

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肝

不休為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敬

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洽曲

營世譽善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惟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王承字安期儉之孫稚承弟褚翔字世舉淵之曾孫

魏宇文泰置行臺學

泰于行臺置學令丞郎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歷

校書郎李業興土黨長子人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為五品

於備方割據中日事建州
分其地無地掩耳
盜鈴自欺欺人馳甚于此

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
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于是上品二十
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
梁主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許
州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眾其下州皆異國降人
有名無地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
所凡一百七州又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
皆建為郡州郡雖
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制禮樂。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

唐瑾字附璘北海平壽人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庚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
乙弗氏。

柔然舉國南侵時頗有言以后故與師者魏主乃賜乙
弗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闐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

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
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隋于此置西海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

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辛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字澄鏡深之兄為大

都督行汾州此汾州西魏置治隰州今山西隰州是事

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
抄測禽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

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時有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間我骨

肉命斬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貳長并置田屯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

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廩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

蘇息矣蘇淮王孝友言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

蘇息矣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皆

樂不均復有蠶食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皆

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請每閭止為二比計族首十二

丁資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廢不行計臨淮王

孝友或之弟資絹謂討黃輪絹番兵謂番代為兵也

王梁大同八年魏大統注見春正月梁安成前妖人作亂三月江州司馬王僧辯字君才太討平之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遂據郡反時南方久不

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梁主第七子遣司

馬王僧辯討斬之。僧辯該博辯捷。器宇蕭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晷作亂。監西江即漢牂牁。注見前。督護高要漢

太守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即陳高祖。討平

之。陳霸先

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賁世為交阯豪右。仕不得志。又

有并部者富子。詞藻詣選求官

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詔耻之。與賁俱

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二人因

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蔡搏字景節。廓

之孫。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恢之子。梁主遣高州梁

今為府刺史孫罔。新州梁置。治新興。今肇刺史盧子雄

討之時。春瘴方起。衆潰而歸。武林侯諮奏罔及子雄通

賊逗留。皆賜死。于是子雄弟子晷及杜僧明字弘照。廣

周文育字景德。義等舉兵攻廣州。欲殺諮。時諮奔監西

江督護蕭子顯曰。廣州統內。西南二江。川高要太守陳

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晷等。擒僧明。文育霸先

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為主帥。詔以霸先為直閭將軍。霸

身長七尺五寸。口角龍顏。垂手過膝。既平

盧子晷等。梁主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

癸亥。大同九年。魏大統。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

以虎牢降魏。二月。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

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

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初。仲密為御史中

尉。取崔暹之妹。既

沙苑敗而歡不復西行邯
山敗而秦亦不復東出分
據之勢遂定于此然觀三
國人材則相去遠已

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暹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澄奏令
改選仲密疑暹構已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秀而慧澄
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怨至是降魏魏
歡以事由崔暹將殺之高澄為之固請歡乃釋之魏
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二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
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于上流以燒河橋斛律
金使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
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為陳敷
曰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
彭樂字興安定人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
虞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
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
從其言護泰金帶一囊以鼠言于歡曰黑獺漏刃破膽
矣歡怒其失泰掉其頭連頓之持刃將下者三樂斷長

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明日復戰泰為中
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乃赦之

軍與右軍若干惠若干代北複姓惠字惠保杜川人合擊東魏大破之

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太安狄州人拒戰矢盡而死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

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樂逐歡樂刃垂
及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

遁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

拒之初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敗乃
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思政將去
不足畏高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至憚之乃還思
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
備之備泰亦廣募關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

宇文泰遣謀潛人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

其書云宜速去縱謀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

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

坐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納之

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注見前

西自馬陵成名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北東至土垠寨名在今代州崞縣西北

甲梁大同十年魏大統二年春二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

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列政

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

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官皆稟

于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率下策以力環立

卿以下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來謁立

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于東魏主左右權崔季

夏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頻于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

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使中原淪于讎敵今

東宮復襲此江南亦將致寇乎至是坐為妾弟書屬領

軍免官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二十六條之制頒行

敬容既為詹事不能正課
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
而又為妾弟私屬其人尙
足齒哉

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污高歡啟以宋遊

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

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

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

前驅為方幹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

咸陽王坦之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

眾數與都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

言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

駁前事遂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懼斥之高降之語遊

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陪曰畜狗求吠今

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畢義

妻眾敬之曾孫成陽王坦之之子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

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

皆勒還本屬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三年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劉友益

始見此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文獻通考突厥匈奴別

種其先居西海之右為

鄰國所滅遺一兒且十歲則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

啣肉食之得不死及長遂與狼交生十男其後各為一

姓阿史那世居金山即今阿爾泰山在巴里坤西北路

其一也轉之陽為柔然鐵工通考金山狀如兜鑿北俗至其酋

長土門始疆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鑿北俗呼為突厥因為號云云今按兜鑿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

未會對音之義如漢書而
域傳之勳績矣其者多矣

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與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
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暉天木西縣人
公則之子

討之以陳霸先為司馬暉推霸先為前鋒賁敗奔嘉寧

城在今安南國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治嘉寧縣諸軍圍之先是定州刺史

江詭說雷曉標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

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

寇沮眾乎遂勒兵先發至是軍至交州賁眾數萬于蘇
歷江口立城柵以拒霸先霸先所向摧陷定州梁置
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蘇歷江今日來蘇江
在安南國交州府東北蕭勃吳平侯昺之子明年諸軍

克嘉寧賁奔典澈湖胡三省注湖在新昌新昌即峯州也大造船艦充塞

湖中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謂諸將曰我師老

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心未固正當共出會江

水夜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

軍鼓譟俱前賁眾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

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啟陳四事一日牧守貪殘略言今天下戶口減落關

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唯事徵斂豈非牧守之過

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驚困守宰拱手聽其

漁獵桀黠長吏因之重為貪殘雖年降復二日風俗倭

靡略言今牧守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為吏致
貲鉅億罷歸不支數年率皆盡于燕飲之物歌謳之

司馬光于梁武詰賀琛
事謂護其所短矜其所長
謂為護短則當矣若其所
矜謂乃在不宰牲宰朝會
某蔬諸細節則實感于清
淨使然烏足以訓恭儉哉
至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尤為害理試思彼既自

居人主國家而外寧有私
財食是又從何取給而斤
斤欲以此爭勝不自知其
支離失據矣

惟辟作禍惟辟作威非作
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
之仍其首取耳然實不可
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
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

具所費等于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時所取
之少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誠宜嚴為禁制道
以節儉料奏淨三日斗符競進略言陛下憂念四海不
華變其耳目三日斗符競進論勤勞至于百司莫不
奏事但斗符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
求疵以深刻為能以繩遂為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
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四日省事息費略
隱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傲幸之患矣四日省事息費言
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則民養
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
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啟奏梁王大怒召主
緩者皆宜停省以畜財而養民
書于前口授勅書以責琛大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
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
宜自同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
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
者漁獵邪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
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
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事絕
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于宮不飲酒不好音朝
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
二尺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

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
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
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
主為人孝慈恭儉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
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
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理衣冠
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
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
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
故琛啟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梁主疏簡刑法自公
卿大臣咸不以鞠獄
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
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
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
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又實私意顧以多行慈愛
為積善之福馴致白晝殺
人暮夜剽掠其為種禍亦
仍武帝受之

丙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
寅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
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浮圖災梁主
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
景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
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
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詒為雍州刺史

梁主既捨詒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

詒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
之內愧有以啟之也至致
子孫爭據陵夷以至于亡
貽謀之遙可不慎歟

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會稽人物殷阜故使為之詒兄弟亦內懷不
平至是詒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
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
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

先是魏徙王思政為荊州刺史思政舉韋孝寬代為并
州刺史守玉壁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侵魏至玉
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

夕而畢又子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
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
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
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縱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
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
作長鉤遙割之歡又于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

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打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祖珽字孝徵。瑩之子。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歡之自玉璧歸也。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救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斛律金救勒部人也。故歡使作救勒歌。其辭曰。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

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酌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于手。史臣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斬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四

南北朝

丁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
卯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鈎。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
繹聞之喜入閣而躍屣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綱目于高歡宇文泰之卒俱
具官爵與曹操司馬懿同例

今依之。

先是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
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

兒死不哀喜羅破屣臺城
被圍遲徊不進即後之刻
檀肖像亦不過為收人心
之計耳天道神明其可欺
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
蓋降鑿此焉假守理固有
之事亦宜然

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雷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歡性深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及卒澄秘不發喪惟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歡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潁川人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故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于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為籌堪敵之人豈有畫背微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叔孫豹以夢啟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

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肯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遂叛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注俱見前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魏置治定陶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高澄遣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豫廣潁荆襄陸渾北揚州治項城餘注俱見前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字言揚臚弟藩之子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字內渾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

待未昇之慾慰而後成亂
階諺所云癡人說夢可不
謂大愚乎

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從之。

梁主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

司州刺史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督兖州。桓和。仁州。梁置。治赤坎。故

地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

周弘正善占侯。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梁主復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至是。三捨身矣。羣臣奉贖。如大通故事。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

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

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胡氏三省曰。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叔向知其不終。今高澄喪父。死肉未寒。忘哀縱樂。尚為存人心

乎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梁

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

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兗。胡三省注。當作北荆。魯陽長社四城。賂魏

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姦詐難測。未可遣兵。荊州刺史

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守

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

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

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

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

懸瓠。復使乞兵于魏。宇文泰遣同軌西魏郡。隋廢。故城在今河南府永寧

縣。防主章法保名祐。以字行。京兆山北人。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

因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先是。左丞王悅言于

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益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法保長史裴寬亦曰。侯景狡詐。必不及關。欲託款

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即應深為之備。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

諸軍。據景各州鎮。至是。景果辭不入朝。王悅。字眾喜。藍田人。泰召諸軍還。以思政都

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羊鴉仁遂入懸瓠。以書

諭景使還許。以豫州刺史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字世儀。忠烈為

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固山上。謂江右

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字長才。南

子。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

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

代之。

東魏高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

高澄將歸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勣。遂歸發

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諡曰。以澄為大

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澄虛葬歡于漳

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羣匠。步齊

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鼓山在彰德府武

安縣南。寰宇記。山有石鼓。一鳴則兵起。

東魏高澄入鄴。幽其主于宮中。殺侍講荀濟。字子通。潁川人。等而還。

歡。唯無忌。特以篡奪。非其時。故假虛文掩人耳目。正與澄之下牀大啼。景之積。頽殿下同一偽狀。史臣乃謂其自病。遂君之醜。可謂無識。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始高歡自病。遂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歎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及澄當國。特甚。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鷲之子。等謀誅澄。于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

苟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巨反。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于含章堂。烹濟等于市。遂還晉陽。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知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曾于眉鼻上磨墨。檄之。梁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塔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講。及敗。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反邪。遂烹之。

九月。梁堰泗水。攻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東南。

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緩于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在銅山縣北。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

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擊破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於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墮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發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投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終恐偏彊。不掉狼戾。難馴。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戾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讒起腹心。外奔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
十二月。梁立元貞。魏故咸陽王禧之孫。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樹元善。見于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

望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乃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初貞父樹南奔已而資以兵力貞渡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于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張恃顯復進軍渦水亦不利而還

戊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辰四年東魏武定六年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眾潰走襲據壽春南史作壽陽考壽陽本壽春晉更梁名魏復舊故南北朝二名每互稱

以為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碇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給梁監南豫州事韋黯字務直獻之子開門納之遂據其城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黯所不容聞景敗將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黯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黯授甲登陴不納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人徐思玉人說黯黯不許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關外之略若魏兵追至河南王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何

梁非亡于侯景實亡于朱
異景始勸納景已潛種禍
機既復勸許東魏求成備
成叛景且更納景金而不
通其啟于鄱陽軍鴉仁之

告反又匿其奏并執來使
是速景之反者異成景之
亂者亦異也迨乎景已臨
江猶謂必無渡江之志始
終蒙蔽梁遂以亡此固姦
和誤國之尤而梁主甘受
其毒獨何心哉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顏以見朝廷邪黠乃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
四門詰責黠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梁朝聞
景敗咸以為憂詹事何敬容言于太子曰得景遂死深
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
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
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
翼之遇款項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
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
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
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
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昔君親如遺芥豈
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歎其
忠而不能用蕭介字茂鏡思話之孫

高澄數遣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明奉

啟于梁先是淵明至鄴送于晉陽高澄待之甚厚至是
澄謂淵明日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

侯景家屬亦當同遣于梁主與朝臣議之朱異等皆以

為便司農卿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

景白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異等固執宜

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

具服乃啟梁主曰高澄忌貴在翟惡會居秦春秋晉靈
公時隋會

在秦賈李在翟晉
人患之見左傳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

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于異餉金三百兩

異納金而不通其啟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

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

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

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異言復書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
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
稱劫運則又謬悠而不可
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
之理此蓋祖女媧煉石補
天之奇說遇雷雷之變更
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
雷若雷耳

曰貞陽日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蒲
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
于是始為反計。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字孝穆。子。如東魏。

復修好也。

六月天裂于西北。

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壽春。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
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

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慶以貪暴

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賤曰。天子

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

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

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啟景謀。朱异以為

能反乎。範復請自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既危。寄命安

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啟。景

遂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為。以使

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梁主乞。控督江西。如

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

使喻解之。合州。梁置。治。合肥。景遂反于壽陽。以誅中

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

珍。為名。麟。驗。皆吳郡人。石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

弄權。為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問景反。笑曰。是何

梁主庸劣。及已玩之股

御批梁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四 南北朝

掌乃口出大言適以自愚
可謂不知分畧者

能為吾折箠答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臨川王宏子。司州刺史柳仲禮慶遠之孫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山。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眾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綱長子。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于王儼。儼曰。邵陵若至。必為所

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改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乃詐稱出獵。十月

襲譙州。梁置。今江南。南滁州是。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

降。說景速趨建康。景乃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命邵陵王襲取

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

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

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

密以濟景。景遂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

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

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

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

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擣。一決于侃。侃膽

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

信字子山守朱雀門欲開大柵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

而景至信乃帥眾開柵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

之黨復閉柵度景正德帥眾迎之先是大同中童謠曰

是景乘白馬青絲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

稱得射書云邵陵王綸西昌侯淵藻援兵已至近路眾

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悅守之列兵繞臺城百道

俱攻羊侃隨機禦之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

雉尾炬灌以膏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

絕內外侃子驚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

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

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

為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

以為然太子請梁主巡城眾心粗安先是景之濟江也

欲以舟師邀景會其眾潰于奔還梁主責之子一拜

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

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

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

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

肩而死于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胃

赴賊兄臨川太守陳昕奉救守采石未至而景濟已為

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

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

城梁主大喜鑄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即有景眾太子

恐其詐召公卿會議不即開門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

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

因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江子

時即計成賊侯景而諸王
閱牆北魏壓境眾祚已難
延一綫矣况區區陳昕若
心求濟乃猶為簡文狐疑
儲事時勢尚可為耶

梁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

州刺史岳陽王詵。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字仁恕。大器之弟。郢

州刺史南平王恪。字敬則。等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

萬發江陵。先是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

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

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

撫之。爭為之致死。至是异遣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

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

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

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

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

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

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

入援。遂率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前。譙州

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

山。在今江寧府上元縣東北。亦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

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

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舟欲走

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于覆舟山北。綸進軍元

武湖。在上元縣北。亦曰後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

許之。安南侯駿。字德穎。長沙王懿之子。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

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

軍皆潰。綸奔朱方。景擒西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

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

賊以刀殿其背。俊辭色彌厲。正德殺之。時邵陽王範將

兵入援。軍于蔡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叛附侯景。景以

為郡王。正表乃于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眾欲襲廣陵

即此處也。直隸縣。卷之四十四 南北朝

廣陵令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
理使詢帥兵夜襲正表破之。宋方歐陽注俱見前西
弟封山侯正表正德之弟。

梁將軍羊侃

先是侯景于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
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
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至是侃
以疾卒城中益懼。已而景土山稍逼城中右衛將軍柳
且盡景乃棄土山自焚其攻具引元武湖水以灌
城中闕前皆爲洪流柳津字元舉仲禮之父。
梁散騎常侍韋粲字長倚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
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歐陽頎字靖世

人監州事粲至廬陵漢縣吳置郡今仍爲縣爲江西吉安府聞亂簡閱部

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

孝儀名潛以字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

宮闕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行至南洲外弟司

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至橫江粲卽送糧仗併散私

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湘州遣船渡江粲仲

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裴

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粲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

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示

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

仲禮爲大都督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陣前以鼎鑊

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

之高召善射者。仲禮以晦夜入榮營。部分軍眾。旦日會
戰。諸將各有謀。仲禮謂榮曰。青塘即青溪塘。青溪注見前。要地。
非兄不可。乃命榮領青塘。

已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年。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韋榮死。已五年。東魏武定七年。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榮軍迷失道。比及
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榮使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閣將軍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
允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榮營。左右牽榮避賊。榮不
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
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

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
禮稍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
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鄧陵王綸復收散
卒。自東道至。列營
桁南。亦推柳仲
禮為大都督。

梁中領軍朱异死。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而死。梁主痛惜。特
贈僕射。初。侯景叛。傅岐以所問責异。异曰。外間謗議。知
將死矣。恃詔以求容。肆辯以拒諫。問難而不懼。知惡而
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及景圍臺城。梁主登南樓望
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遂發病死。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注見前。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時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載救
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異叛
援軍募人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
淮攻東府前欄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
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在青東景將宋
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狠陵
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出是與
綸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
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出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釋次
于武城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水經注

時援軍四集王偉因勸景偽表求和。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
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
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徹薦到以飼馬軍士或煮鐵
燕鼠捕雀而食之屠馬于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侯景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
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
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聲之景乃拜表求
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
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
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
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
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
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于景救
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

犯關許和勸止援軍是延
賊入門又自絕其外城也
梁武曠雖有和不如死
之見而卒於簡文之請卒
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

僕射王克或之曾孫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

仗了無去志南康王會理等至馬邛州景請救還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

友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

及威方入即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邵陵王綸

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主憂危臣子之情切于湯火故

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討成命已決何得拒違確曰侯景

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

斬之確乃流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

雞子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馬邛州在江寧湘東

府上元縣西北永安侯確字仲正邵陵王綸子

王釋軍于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湖州刺史軍青草

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之南涇也桂陽王暕字元貞簡王融孫為信州

今四川夔州府是皆託言四方援兵未集淹留不進

西峽即西陵峽也蕭資骨鯁上也以釋不早上市非之常與釋雙六食子

未下資曰殿下都無下意釋深銜之會得梁主救釋欲

旋師資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

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釋不

之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說

景背盟景遂啟陳梁主十失梁主覽啟漸怒三月朔城

內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

萬餘人被圍既久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

羸喘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紫妓置酒作樂諸將日

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

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于世今宜分

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

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請汝

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梁主問策于津對曰南康王會

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南康王會

悅未幾因事殺之雙六古博戲之變于直雙行變宜得六故名曰雙六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

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已而殺

之

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于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為

景所敗于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

門終日捕飲不恤吏士其善佐董勛華白曇朗通鑑作熊曇朗

今依南史侯景傳夜引景眾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

關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王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

為念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

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曰

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

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

平人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其黨曰吾常

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

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于是悉撤

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

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

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

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

擁眾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

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

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

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

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曰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

率眾揮刃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慄

初梁張纘字伯緒弘為湘州刺史梁主以河東王譽代之

纘代岳陽王譽刺雍州纘素恃才輕譽譽深銜之及至州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言州刺史桂陽王慄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纘遣繹書曰河東欲襲

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

陽留此欲應譽答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慄殺

之荆湘由是搆隙繹厚資遣纘赴鎮營初不赴援聞臺城已陷遂執纘縊後為守門者所殺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董紹先至廣陵南康王會理以州授之遣于子

覺吳郡太守袁君正昂之子以郡降紹先子悅所將皆

從說會理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會理不能用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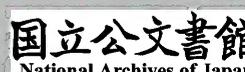
城戍主戴僧邊勸君正閉關拒賊賊乏食立可饑死君

正亦不從景又遣來亮入宛陵宣城

太守楊白華一名華魏將大眼子奔于誘而斬之景遣

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字叔源避難東

歸與吳興太守張嶷字四山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



吳郡以西南陵注見前以北而已後景攻宣城白華力屈乃降景以其北人釋之

東魏攻魏潁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高岳及慕容紹宗劉豐生等攻魏主思政于潁川

踰年不克豐生建築堰洧水注見前以灌之城多崩魏王

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宇

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

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堰視

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

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俎太子綱立。

梁主爲侯景所制飲膳亦爲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

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

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是

葬武帝于修陵廟號高祖初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

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及侯景亂道路斷

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

戚豪族皆自出採和填委溝壑不可勝紀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字思貞南

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

而逃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行

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賻

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

穎川郡治穎川陳元康言于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
 穎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
 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無鹽擊腫
 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
 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
 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
 拜欲自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意
 延而禮之穎川既陷宇文泰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
 絕令諸將拔軍還高澄遇思政甚重祭酒盧潛曰思政
不能死節亦何足重澄曰我有盧潛
乃是更得一王思政
潛度世之曾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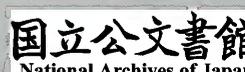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
 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
 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
 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字實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
 譽擊之方等敗死秋七月繹復遣信州刺史鮑泉字潤岳
 擊譽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
 景遣使督其糧眾譽不受令繹世子方等請討之方等
所出妃多失行故方等亦無寵侯景圍臺城方等將兵
入援每戰親當矢石以死節自任及城陷還江陵收集



土馬甚得眾和。釋乃以少子方矩字德規代警。使方等將

兵送之。至麻溪。在今長沙府長沙縣北。水經注。即此。譽擊之。

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眾還。先是釋以方等之能入

告徐如如不對垂泣而退。釋怒。疏如穢行。勝于大閭。方等見之。益懼。及方等敗

死。釋無戚容。會寵如王氏。生于而卒。釋疑徐如如為之。逼

令自殺。如如。釋復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

赴井死。譽刻日就道。僧辯請申期。釋怒。斫之幾死。仍送獄。泉遂

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

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高澄遣李伯穆

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以合州輸伯穆

送二子于鄴。以乞師。出屯津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

至。東魏亦不為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西軍縱陽。範

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以溢城處之。既至。與

大心相猜。大心築壘以備之。市糴不通。範眾無所得食

多餓死。範憤愧而卒。
縱陽。溢城。注俱見前。
盜殺東魏大將軍高澄于鄴。

先是高澄如鄴。封齊王。加殊禮。將佐請受之。陳元康以

為未可。至是澄復詣鄴。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

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

書。澄前獲梁衡州刺史蘭欽。字休明。中子京。以為膳

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

遂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

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愔季舒走匿。元康

以身蔽澄亦被傷。是夕初澄以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

深自晦匿每退朝閉閣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

變起洋聞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嚮之秘不發喪

勲賞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

護唐邕字道和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

澄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

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入謁東魏

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

嚴敵命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請晉陽再拜而出東

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

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暉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暉書生不閉軍

旅或勸暉效袁君正迎降暉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

君正一旦噫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

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

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

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

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初景既背盟又復請和高祖遣浚

景橫刀于膝嗔目叱之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盟固天

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

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

忠直捨之及是卒被殺

梁岳陽王詒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詒遁還繹使

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

陽王詒留叅軍蔡大寶字敬位濟守襄陽帥眾伐江陵

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時新興晉儋郡。隋改縣。曰安興。唐省。故城在今荆

州府江杜陵人。懷寶之子。太守杜崩寶之子。在營軍。繹與之有舊。密邀

之。崩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

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營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岸

亦走。繹出王僧辯于獄。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

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

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

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

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隸迫。何以自安。必

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國家去矣。繹不從。綸流

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詵乞師于魏。

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營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請

為附庸。繹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營。營懼。遣其妃王氏

及世子寮子道遠。為質于魏。宇文泰欲經畧江漢。以楊忠

都督三荆。注見前。諸軍鎮穰城。仲禮帥眾趣襄陽。泰遣忠

及僕射長孫儉本名慶明。嵩五世孫。將兵擊仲禮。以救營。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字仁端。大款之弟。

宋于仙陷錢塘。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

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

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襄東陽長山人。

凶狡殘暴。為眾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

城走。異以其眾降。為子仙鄉導。迨及大連。執送建康。大

連猶醉不之知。于是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為三吳盡沒于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法僧之子謀應侯景景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

許奉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注見刺

史蕭勃吳平侯景之子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至是。霸

先結郡中豪傑將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

勃遣人止之。霸先日。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

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

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繹先至大庾嶺南

兵拒之。其黨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霸先

擊之。路養敗走。摩訶降。霸先遂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

制。以霸先為交州刺史。大庾嶺南。康注俱見前。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梁于下邳郡置東徐州。又于東海

前。懷仁廢縣。在皆降于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前南及

山陽郡。今淮安府是。已而又取淮陰。注見前。至是復取司州。于

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太統十六年。東魏武定

年。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

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

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

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暉之子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陵皓死之。

廣陵人來嶷字德山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

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

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

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

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勃之弟為刺史景遣

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未幾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

遂屠廣陵疑闔門皆被害一子逃免後仕于陳

魏師進次石城注見前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

陸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漢東盡入于魏至是忠乘勝至

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營

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建北一作建

今荆門州有建水亦曰建陽河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根木葉食之

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聚如邱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將周鐵虎陳書本傳不知何許人南史同

功最多譽委遇甚重至是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

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東魏主在位十七年而亡。

東魏徐之才。丹陽人。宋景業。廣宗人。善圖讖。因高德政。字士貞。勃

海蓀人。勸齊王洋受魏禪。先是童謠曰。一東藁。兩頭然。河邊投。懸飛上天。藁然兩頭。于文為高河邊。殺懸為水邊羊。齊王名也。于是之才等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

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使德政如鄴。未還。即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何以待之乎。徐之才曰。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德政至鄴。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于遼陽。固言未可。洋遂還。居常不悅。景業復勸之。平都城。洋乃發晉陽。在今山西遼州和順縣遼陽。今遼州是。

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

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今當遜

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求入與六宮

別。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

百僚拜辭。遂遷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

齊齊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封東魏主為中山王。追尊
王。文襄王皆為皇帝。獻武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尊
王太妃為皇太后。降魏朝封爵有差。是月齊主立趙郡
李希宗女為皇后。
后子殷為太子。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字明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
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王節度。繹授以信州刺
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督為梁王督朝于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督發哀嗣位。督辭乃遣使命督為梁

王建臺置百官。督遂入朝于魏。督自是為北朝附庸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後漢郡。梁為高州治故城在今肇慶府陽江縣。太守

督雖為湘東所逼然合宗
邦而朝敵國卒致覆成骨
肉廟邱墟其罪實浮于
繹矣作史者以其子孫仕
唐顯貴遂多恕辭豈得為
直筆哉

馮寶妻洗氏討敗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故北燕主弘之族也。初北燕主弘奔高麗使其族人

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
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新會宋郡。隋改為縣今屬廣州府羅州。梁置治石

龍故城在今高州府化州。娶高涼洗氏氏多籌畧善
用兵部眾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

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
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
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

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宜遣使
卑辭厚禮告以欲遣婦妾。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
步擔雜物。唱言輸賂。蠻人以為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

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都縣宋改名今為州隸江西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明年二月霸先擊斬遷仕進兵江州湘東王繹以為江州刺史贛石即今贛江之十八灘灘多巨石陳書高祖紀所云南康贛石是也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牒云洛牒云代北複姓洛武川人等迎鄱陽世子嗣字長允

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

失援敗死約遂畧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

以州降鄱陽將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據豫章景遣于慶畧地南

至瑱力屈亦降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質其妻子遣隨

慶狗蠡南彭蠡諸郡之南

齊定律始立九等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

齊主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房超清河人超不發書倍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倍以誅

屬請之使久之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

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淑等取魏麟

趾格討論損益以為齊律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

百人任保任也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

簡華人勇力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

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南齊郡今黃州府蘄州是

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湘東執言尚正
卽世國涕泣亦頗自知慟
心柳津乃以不忠不孝與
仲禮並議持論不無矯激
然觀綸終于降齊苟免則
豈首其尾亦不過彼善於
此而已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
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
子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
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
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
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
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
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從綸與碩登舟北出僧辯
八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字明為刺史綸與左右輕
舟奔武昌已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
綸為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注見前武昌綸引齊兵未至移

營馬柵在今黃州府黃岡縣北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叱羅

通叱羅代北複姓通名等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至汝南晉僑郡故

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水經注魏城主李素綸故吏也

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宇文泰

遣楊忠攻汝南執綸殺之投屍江岸岳陽王督迎葬襄陽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

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恒農為橋濟河至建州此西魏僑置之

州今絳州絳縣是齊主自將出頓東城在今太原府太原縣汾水東泰聞其

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于
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

梁寧州注見刺史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敗侯景兵于貝磯水經注江

水東過邾縣南又東逕貝磯邾縣今黃州府黃岡縣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

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

舉口舉水入江之口舉水出黃州府麻城縣今曰岐亭河至黃岡入江侯景以約守西

陽欠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晉郡唐改舒州今安慶府是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範之子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仲禮弟西

鄉侯勸東鄉侯勔皆吳平侯景之子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

正德弟正立之子中宿世子子邕中宿世子中宿侯之孫以告

偉偉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暹以會理故舊誣掠干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卿雖

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暹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唯武林

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

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

使人殺之封賁為竟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胡三省曰唐府兵本此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

之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輸絹綾絲麻布無則輸銀謂之調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

不役則折絹謂之庸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

既籍為兵則皆免之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

隋唐府兵並祖宇文泰之制劉友益以為得三代寓兵于農道意然沿及開元天官謂調發遠征勾稽缺藉又成弊政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歷。

宋景業所造也。

幸梁大寶二年。魏大統未十七年。齊天保二年。春二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是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文盛攻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以太子大

器為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文盛

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曰。以蒲酒為樂。侯景

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迎拜。鮑泉匿牀下。擒

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夏

文盛眾懼而潰。逃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

克。六月。繹使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

遁還。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

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

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

矣。繹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

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夏首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在武昌江中。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州刺史王珣降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王琳字子珩。曾孫。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眾。山陰人。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大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亦三湘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塔。亭名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南。待

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即赤亭。城在華容縣南。會

信州刺史陸法。和北齊書本傳。不知何許人。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

術。隱于百里洲。在荆州府枝江縣東。豫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

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

溺甚眾。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釋赦之。釋復遣王僧辯引兵

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宋子仙等困蹙。乞輸城而還。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擊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王朱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斬之。杜龕崩。兄子。暗江雲合。言船多如雲。江為之暗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字明允。武陵王紀之子。執之。

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

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

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守元吉安

王歡之子。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梁主之女。景甚愛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弒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梁主綱。以絕眾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唇呼譟。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鎖于密室。景居禁中。井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十二月。齊主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鸞王殺之。并

元韶勸齊主盡殺諸元不
過冀為自全之計耳乃其
身亦不免于幽死可為為
法自傲者炯鑒

其三子。諡曰魏孝靜帝。葬于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

齊主殺美陽公元暉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

以位望隆重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嘗于宮門外罵

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鹽與人何不擊碎之。謂漢元皇

角韶何故奉璽與齊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

殺之。齊主剗韶鬚髯施粉黛衣婦人衣以自隨曰我以

彭城為嬪御久之太史奏當除舊布新齊主問韶

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

諸元二十五家韶幽於地牢而死未幾齊主盡滅元氏

之族唯元文遙等數家得免元

文遙字德遠魏常山王遵五世孫

王梁世祖孝元帝釋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柔然

申魏主欽元年齊天保三年殺頭兵可汗自號伊利可汗。劉友益曰突厥始稱可汗

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號

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

皆謂之設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先是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引兵來會。侯景將十

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

江州及僧辯至慶乘城走陽以俟諸軍之集至是繹始命僧辯督諸軍東發舩艦

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白南江。即贛水

來注彭蠡北入于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在九江府

江故謂之南江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南北朝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舫音鳥了。長船也。兩旁著棹往來。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徑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先是景戒子鑒曰。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及聞子鑒敗。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日。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葦檣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在上元縣東北。築柵。僧辯進軍招

提寺北。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于西州。六朝時。揚州治所。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頂。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不動。眾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號泣滿道。是夜。軍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土克等帥臺內舊臣。逆僧辯于道。僧辯問克。璽綬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僧辯迎太宗梓宮。并隆矣。趙平原。景侍中趙思賢也。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于湘東王。且迎都建

業不許。景黨侯子鑒等皆降齊。獲王偉。送建康。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穆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崩。于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于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西國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

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

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

孝勝。孝儀之弟。等勸紀稱帝。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

已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王僧略。僧辯之弟。參

軍徐曄。勉從子。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曄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曄反。

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亦殺僧略。承豐侯。搆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

承豐侯。搆字智遐。安成王秀之子。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日吳淞江。自太湖分流。逕蘇州府之吳江。長洲諸縣界。至太倉州。

黃浦入海。進擊。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

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鷗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

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是月始葬。

簡文帝廟號曰太宗。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賞平侯景之功也。

王偉等伏誅。

王僧辯送王偉等于江陵。偉于獄中上詩。湘東主愛其

王偉之罪雖小。確不足以謝天下。釋知以愛其才而

欲宥之。其決意誅之也。乃激於湘東一日之語。豈復知有大義者耶。

才欲宥之。有言于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日之語。乃怒誅之。偉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字志通。扶風人。為北江州刺史。梁置。治鹿城。鹿城。注見前。

扶風晉僑郡。治筑口。在今襄陽府穀城縣。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是南新蔡郡。晉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眾。招集

晉熙注見前。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字通覽。將兵從

王僧辯討侯景。故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梁置。今江寧府六合縣是。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辛術字懷哲。諫

日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齊郡梁移置安宜故城在今揚州府寶應

縣侯景之士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

何得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先命徐度

引兵助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弼救之霸先

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是時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

樂屬齊廣陵僑人朱盛等聚黨謀襲殺齊刺史遣使求

援霸先因進圍廣陵齊主使告霸先日若釋圍必歸廣

陵歷陽兩城霸先乃引還江

北之民從濟江者萬餘口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

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名事修魏中書令翻之子沉密謹厚所

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惟術性尚貞明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
梁取問廷覽法華歷世
相沿無變易史以循名
責實舉折度進美辛術

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賢
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
則亦徒與山公啟事後談
標榜者同一無賞濟耳

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
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於梁
梁秦梁刺史蕭循南史作修字世和武林侯詒弟封宜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

先是魏將軍達奚武侵梁南鄭梁秦梁二州刺史蕭循

遣參軍劉璠字贊義沛人請救于武陵王紀是時侯景方逼江陵湘東王求

援于魏令循以南鄭輸紀遣潼州梁置今四川綿州是刺史楊乾

魏循不可故魏伐之運救之至劍北大劍山之北乾運戰敗璠被執送長安循守

南鄭武圍之久不下遣行臺左丞柳帶韋字孝孫河東人入城

說日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固

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去

聲為忠乎。循乃降。于是劍北皆入于魏。循至長安。宇文

泰待之甚厚。未幾遣還江陵。循之降也。劉璠先已至魏。宇文泰遇之如舊交。泰并

循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璠曰。我于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何也。對曰。

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于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循而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

王疑之。遣使覘察。命劫竊其財。循啟輸馬仗。王乃安之。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于湘州以

叛。

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

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

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

侍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

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身詣江陵。謂

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

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黃羅漢為長史。使與

太舟卿本梁都水使者。天監中改位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據琳軍。載有

寵于王。御下峻刻。荆人疾之。如讐。至軍。陸納及士卒並

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

湘州。

十一月。梁主繹立。是為元帝。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于湘東王。王遂即位于江陵。是日

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

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武寧。晉郡。隋

廢故城在今安陸府荊門州。

梁以蕭循為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

梁主徵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于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



文化丁卯

